



大理传说  
上关花

从前，上关有个忠厚老实的樵夫，领着儿子天天上山砍柴。每天天刚蒙蒙亮就上苍山，到太阳落山时才挑起柴担回上关，卖柴买米，维持生计。

一天，他的儿媳生头胎，碰上难产，家里又没钱请大夫，可把父子俩急坏了。樵夫只好安排儿子在家照料，自己仍然上山砍柴——只有多砍点柴卖掉，才能攒钱买药。樵夫来到半山腰，满心愁绪压得他喘不过气，便坐在路边唉声叹气。忽然，一位老人走来，问他为何愁眉苦脸。樵夫把家中的难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者，老者听后说道：“不要紧，你把这颗宝珠带回去，让儿媳含在嘴里，母子就能平安了。”樵夫双手接过宝珠，连忙转身往家赶，按照老者的嘱咐，将宝珠递给儿媳含在嘴里。果然，没过多久，孩子就平安降生了。

后来，这颗宝珠不小心掉在了菜地里。宝珠一碰到泥土，就往地下钻，很快长出了一棵木莲花苗；而且一见到阳光，它就长得更快了，不多时便开出了花朵。这花每月开一朵，一年开十二朵，闰年则开十三朵，朵朵鲜艳夺目，从不凋谢。年复一年，这株木莲花开得越来越多，花色也越来越艳丽，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赏。

太和县的县官也慕名前来赏花，他与当地一个贡爷勾结，拉夫派轿，前呼后拥，还要求百姓摆酒席招待，上关的百姓因此遭了不少罪。

一天，这位县官又摇着扇子来赏花，恰巧碰到樵夫的儿媳玉珍从菜园割菜回来。县官见玉珍长得貌美，便不怀好意地将她拦下，还叫跟班把玉珍捆起来，横拖直拽地抢进了贡爷家里。贡爷则劝说玉珍做县官的小老

婆，玉珍气得破口大骂。贡爷和县官无计可施，只好把她关进了土牢。樵郎（樵夫的儿子）得知消息后，等到天黑，手提斧子，翻墙进入了贡爷的院子。他悄悄摸到土牢边，一斧头砍死了门卫，把玉珍救了出来。但上关夫妻俩是再也住不下去了，只能逃往别处。逃走之前，夫妻俩又气又急，想到救命的是这株木莲花，害人的也是这株木莲花，便决心把它砍掉。夫妻俩走到花树旁，手起斧落，将木莲花树砍倒了。从此，美丽的上关花，只留下了名字，却再也见不到花的踪影。

绘画作品《大理传说——上关花》：何俊俾  
版式：何俊俾

归“血地”

□ 杨翼

你生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贾平凹《带灯》

没离开过家的人，大概对“故乡”的深意体会不深刻。

我的故乡是大理。不是游客镜头里那个风花雪月的地方，是菜市场从清晨吵到日落的那个地方。苍山脚下、弥苴河畔、胜利桥下河水潺潺。

农贸市场的声音是我每天都要穿过去的。刺肉的、吆喝的、鸡叫的混在一起，空气里幽香和腥臭搅成一团。我捂起耳朵，低着头快步走过。

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不喜欢那条街永远那么吵。也不喜欢家里那扇经常被突然推开的门。门一被推开，我房间里播放的音乐、画了一半的画、发了一半的呆……就不作数了。

我想去远方，去一个没有人替我决定明天该做什么的地方。

初二那年，我说要考央美附中。暑假跑去昆明集训，常常练习到凌晨，手指僵了，背也弯了。画画是那些日子里唯一觉得对的事情。握着画笔的时候，一切都安静了。

只是涂色彩时，我总觉得红绿的边界有些模糊。我没在意。

体检那天，医生说：“色弱。”我站在走廊里，手里的体检单被攥得皱皱巴巴。走出医院，昆明的夜很亮，霓虹流转。我一直以为自己挺厉害的，可站在这底下，忽然觉得自己很小。

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亮了又

暗，最后还是停在了一声“妈”那里。

当初决定走的时候，是在饭桌上说的。我说：“考不上我就不回来了。”我爸没抬头。我妈的筷子停了一下，说：“想清楚，你还有弟弟。”

我没接话，第二天就去了昆明。

“妈，体检……有点问题。”

“回来吧。”

电话挂了。月台上风很大。

列车动了。半梦半醒之间，好像听见我妈在厨房里炒菜的声音，锅铲碰着铁锅，滋滋啦啦的。

大理站到了。天还没亮透。

转乘中巴车。车很旧，踏板上都是泥。旁边有人抽烟，一个大姐拎着两筐菜挤过去，筐角撞了一下我的膝盖，没说对不起。

下车了。雨刚停，脚下的泥是红的，渗着雨水。

出站口有个阿姨在烤饵块，铁皮炉子冒着白烟。她喊了一声：“饵块——热乎的。”

声音拖得很长，和以前一模一样。

我走过去，掏钱买了一个。她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低头抹酱，对折，装袋，递过来。

咬了一口，烫的。舌头被烫了一下，疼得我吸了一口气。

然后我站在那里，嘴里含着那块烫得要命的饵块，忽然有点想哭。

昆明的霓虹是真的，色弱的诊断是真的。

这个烫，也是真的。疼得很具体，不需要任何诊断证明。

母亲从市场那头走过来，手里提着一袋热豆浆，另一只手牵着弟弟。她远远看见我，把豆浆换到弟弟的那只手里，冲我招手。

弟弟挣了一下，想跑，被她拽住了。

我嘴里还是烫的。

豆浆递过来，我接住。热的。弟弟仰头看我，不认识似的，回头看看母亲，然后低头抓着豆浆的塑料袋。

那些声音还在，刺肉的，吆喝的，鸡叫的……

这一次，我没有捂耳朵。

（作者为大理新世纪中学初中部九年级学生）

小杨的“满分”

□ 苏柏萱

时间的齿轮转动到发试卷的那天，李老师抱着试卷来到了教室。那天，李老师的心情格外地好，这也让神情紧张的同学们顿时放松下来。

李老师说：“同学们，这一次的数学考试成绩都挺不错，奖励你们今晚看电影！”

这时，同学们的欢呼声一大片，声音大得不得了。尤其是小杨的声音，单凭她的声音就快把房顶都震塌了。

李老师接着说：“这次考试特别要表扬小杨同学。”经老师这么一夸，小杨更高兴了。老师夸她是有原因的，小杨一开始数

学成绩并不理想，一般也就六十分多，有的时候还会不及格。这一次，小杨考了八十五分，真是一次跨越式的进步。

小杨知道自己的分数后高兴地笑了，眼睛都笑弯了，泛着兴奋的光芒，盯着那份试卷。那一瞬间，好像所有人都成了她的手下败将。有的同学不屑地对她说：“你又没有得满分，有必要那么高兴吗？”

小杨郑重其事地说：“我的满分不是你们所说的100分，而是我尽了力取得的成绩就是满分。”听了小杨的话，我被打动了。

那天小杨心情非常愉快，见人都会高兴地说一句：“我考了满分了。”

（作者为永平县龙街镇中心完小五年级学生 指导教师：张品良）

二十年后的家乡

□ 张美娟

二十年后，我拿到了“中国高级医师奖”，望着奖杯，忽然想起了离开二十年的家乡。我坐上空中飞车，很快飞到了村口，一眼就看到熟悉的村落，心里兴奋极了，只想立刻回到家中。

刚到家门口，一阵阵淡淡的清香飘来，是父亲那辆黄色的挖掘机散发出来的。从前，父亲总顶着炎炎烈日，开着挖掘机为乡亲们平整土地。挖掘机噪声大得震耳欲聋，排出的黑烟熏得人直难受。现在换成了无人驾驶自动挖掘机，父亲轻松了许多。挖掘机的排气管上装了最新发明的过滤器，能把呛人的黑烟变成淡淡的清香，风一吹，香味飘满整个村子。

继续往前走，一家大医院出现在眼前。从前，爷爷自己开着一家小诊所，一个人负责看病、配药，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现在小诊所变成了大医院，一进门轻点屏幕，马上就能到机器人医生的诊疗区，效率高了太多。

再往前，就到了曾经的学校。我走进熟悉的教室，走到昔日的座位旁，课桌上的书包、书本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大屏幕电脑。上课时只要点击课程名称，就能像翻书一样学习。写作业也不用笔，在电脑上完成后，发送到老师邮箱里就可以了。

这次回乡，我切身感受到了科技发展的魅力与速度。科技改变了家乡人的生活，也让孩子们的学习环境更加便捷，我打心底里为家乡的变化感到高兴和骄傲。

（作者为大理市上关镇漏邑完小五年级学生 指导教师：赵秋如）

热果里的乡愁  
季节的颜色

李一节

乡愁是什么样的呢？

妈妈说

乡愁是绿色的。

宾川果园春雨后，

绿笋顶破新泥

万亩果园的第一抹新绿，

是春天写在热土的诗行。

爸爸说

乡愁是透明的。

雨水滴滴答答

打落柑橘花瓣

万亩果园的水润气息，

是夏天在热土上的呼吸。

奶奶说

乡愁是橙色的。

宾川万亩果园里

果实累累压弯了枝丫

那漫山的橙黄，

是热土胸前佩戴的勋章。

爷爷说

乡愁是红色的。

万亩柿林里

柿子像灯笼一样挂着

是热土上燃烧的灯火

点亮宾川的冬日。

我想说

乡愁是五颜六色的。

万亩果园的四季斑斓

凝结成宾川人民的慷慨深情

酿成学子心头的牵挂

写就宾川人对这片土地的礼赞。

这片热土，

以果为笔、以季为色

在天地间

挥毫出最动人的田园牧歌。

我爱它，

爱它的每一抹绿

每一滴雨

每一片橙。

（作者为宾川县金牛三中学生 指导教师：沙江师）

乳牙

李嘉辰

乳牙掉了，

我把它种在土里。

等妈妈老了，

牙齿掉光了，

我把我的乳牙

给妈妈装上。

（作者为祥云县祥城镇城南社区 完小一年级学生 指导教师：普元奎）

以上作品为2025大理诗歌季“诗歌与少年成长计划”系列活动“风花雪月·乡愁大理”青少年诗歌创作大赛获奖作品

成功的树

施子毅

成功的树，

人们只惊叹他现在的高大！

然而当初他的苗儿，

却历经了

风吹日晒、折枝断梢的苦难。

新绿的苗儿，和青年说：

“磨炼你自己！”

墨绿的枝叶，和青年说：

“壮大你自己！”

高大的树干，和青年说：

“提升你自己！”

（作者为大理市下关七小四年级学生）

